

散文組





郭美吟

簡歷

國文教師、作文教師，曾任參考書出版社編輯。曾獲吳濁流文學獎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高雄，感謝評審的青睞。女性對氣味的敏感不在話下，常見社群平臺或討論或抱怨男性於公共場所的氣味，我時而心有戚戚，時而也思考，氣味除了香、臭的好惡，尚有別的可能面向？感謝文學，讓一些疑問得到延長、發酵的可能。

• 散文組 •

優選獎

我們都不是
好發的

女人是水做的，那男人呢？

男人是麵做的。

發酵失控，氣孔塌陷，一不注意就酸敗。你以為他們筋道，其實內部早已坍塌，只剩一層薄皮撐場面。

我遇過那種麵團。表面一派法國進口白麵粉、揉到發亮的模樣，一入口，卻是未熟、發黏，還殘留著沒揉散的乾粉——一種欠火候的虛假。

這讓我想到市區那家巴伐利亞。以前的麵包堅持，只剩在招牌上晒太陽。現在的歐包，表皮脆得是泡過油的假象，內裡卻像一坨倉促結案的臺式借味。

我就曾與這樣一坨人類麵團見過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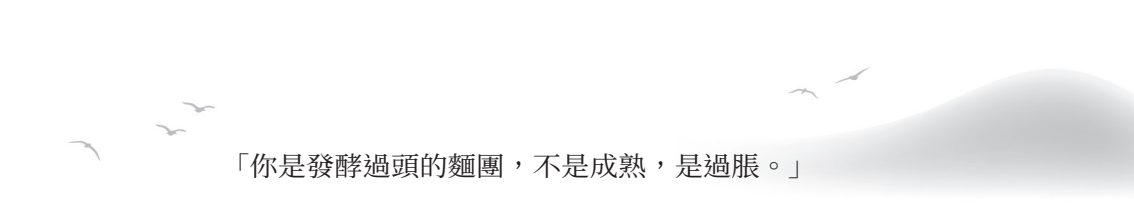
他叫什麼我忘了，記得他長得像亞洲版還沒崩壞前的小賈斯汀，在 Ig 上會自帶濾鏡跑出來電眼對焦。他那晚穿了件奶茶色西裝外套，一身像是有經費的形象照現場。但一靠近，糰味上來了。

我說的不是香水味。是那種穿過兩次卻沒洗的襯衫味，是髮蠟混油垢的冷皮脂味，是那些把自己當麵團揉了三十年卻沒學會發酵的人，身上自帶的「男味」。

這不是荷爾蒙，是人油——一種只要氣溫超過 30 度就會瀰漫的臺灣男性體味系統。你無法用止汗劑阻擋，因為他們連耳後、腳趾縫、枕套與鼻毛都不處理。不是不能，是沒被教。

我曾一度以為自己膚淺，因為那晚他說的話全是空氣。他講 AI，但聽不懂 GPT；講電影，卻以為《寄生上流》是韓版《大尾鱸鰻》。他咬著牛排排在測試牙套強度，還說「我其實滿注重細節的」，接著拿起酒杯，留下一圈油光。

我沒回話。我只在心裡想了一句：



「你是發酵過頭的麵團，不是成熟，是過脹。」

氣味是無聲的階級，是靈魂的舌苔。

我不記得他的名字，只記得那天陽光斜照、咖啡廳裡開著冷氣，而我，坐在他對面，一邊咬著叉子，一邊用鼻腔抵抗一整片汗液醃漬過的臺灣男性自信。

那不是香水壓不住的體味，那是汗與人油長年浸泡的衣領邊角，是枕頭套晒過太陽依然鬱結的舊氣，是洗髮精沒沖乾淨留在頭皮上的細菌糞便，是毛巾發霉前一天的最後通牒。是一整組生活習慣和觀念的崩潰。

那天我看見他的嘴巴在動，但我全程用鼻腔在聽他說話。不是因為他講話動人，而是因為氣味太重，導致我整場對話裡唯一被說服的器官，是胃。

你能從氣味裡聞出一個男人對自我、對空間、對關係的誠意。

他若不曾照過鏡子，不曾伸手摸過自己耳後或肚臍，不曾在意洗完澡的那條毛巾是不是已經發霉，他就不會知道自己已經不被歡迎。他相信他的存在是一種恩賜，卻不知自己在他人鼻腔中，早就是苦難。

我曾短暫和一個人見面，他自稱「工程師，不拘小節」。他的枕頭套總是潮濕，沙發有一股未經批准的鹹味。衣服是洗過的，但氣味未曾被釋放，彷彿濕氣與洗衣精達成一種微妙的協議，一起在纖維裡窩藏。他不懂為何我坐在他客廳沙發時會下意識皺眉，為什麼我戴著口罩時還能露出不悅。

氣味是最不會說謊的敘事者。

它穿過你的房間，鑽進毛孔，在你以為自己乾淨得體的錯覺

裡，反覆提醒：你從未學會與他人共處。你自以為「天然」，但天然不是動物性。人油不是費洛蒙，汗味不是誠懇的證明。它是懶惰的副產品，是對自我察覺的粗暴缺席。

我曾經愛過一個氣味極乾淨的男人。他也許不夠帥、不夠高，但他的耳殼是乾淨的，鼻毛從未奔放，指甲邊沒有殘渣。他用止汗劑不為時尚，只因為熱帶地區七月的悶熱不容情面。他洗衣服不是為了禮貌，而是因為他相信，自己的氣味，不該是別人的負擔。

這是一種禮貌，也是一種隱性的性感。

而你，曾在捷運上與一位男乘客肩並肩站著，只因一股黏膩的汗臭從他腋下爬過來，就讓你懷疑，這座城市是否早已放棄對嗅覺的尊重。你看見他拎著包包，腳踏 New Balance，自信十足地與世界打招呼。你心裡想：「這就是無知與油脂的聯名款吧？」

但他永遠不會知道，他沒被錄用、沒被回訊息、沒被多看一眼，不是因為口才不夠，而是因為他連一個人味都不會管理。

氣味是人與人之間的第一張名片，也是最後一道門檻。你若不識氣味的禮儀，就別怪別人用距離回應你整個生活的發酵失敗。

我曾和一個新推出的交友軟體上的男人碰面，這軟體主打收繳使用者的自主權，你將無法預測每天看到的照片是來自哪個使用者，一切端看系統的運算。即使是吃角子老虎般的機率，我也刷到了 777 的他。

他長得像車銀優和王一博的合體，連頭髮都好似被八點檔燈光精修過，一根不亂，一縷有情。但坐下來五分鐘，我就開始後悔化妝。

他穿得很簡單，白T加丹寧外套，沒穿香奈兒也沒用廉價香精，聞起來是某種想被愛、卻太急於證明自己乾淨的香氛：上頭是木質調，底下藏著一層努力壓制的山豬氣——那種在山上奔馳一天、傍晚才被沖刷的體味，混著剛洗完頭卻忘了擦乾脖子溝的濕。

我承認我猶豫了，畢竟那臉，值得人寬容。但當我們走進餐酒館，我坐他對面，氣味和空氣一樣被困在低矮天花板與軟墊之間，一切都變了。

他開始講話，話不多，內容更少。

我想喝杯酒冷靜，結果紅酒一進口，那一層藏在喉頭的氣味突然爆發：熟悉的、帶點鐵鏽的黏性，像是鼻孔裡爬進了悔意，是他的扁桃腺結石！那一瞬間，我終於知道什麼叫嗅覺也有背叛感。

不是我不努力，是他讓我無法集中注意力——你無法專心欣賞一幅畫，如果畫布下層發霉、顏料滲出脂肪酸。

帥，是男人世界的豁免權。帥能免談興趣，能跳過尷尬，能讓人原諒遲到、缺乏話題，甚至身上沾著超商關東煮的高湯水。

你不信？想像一下：一個長得像傑哥的男子對你說：「我喜歡下廚。」你只會想他是不是想把你也燉進湯裡。但如果他長得像彭于晏呢？你就會自動腦補他繫著圍裙、橫臂切菜、餵你喝湯——即使他煮的只是水煮玉米，身上還沾著蒸氣的黏膩。

帥，不會讓男人變乾淨，但會讓女人變盲。你會告訴自己他可能剛打完球，會原諒他鞋子脫了就是一盆醬味噴泉。你甚至會在鼻腔痛苦的哀嚎中幻想，自己嗅到的是荷爾蒙，而不是地毯裡殘留的腳氣。

我們被教會的是：長得好看的人不必負責氣味，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裝飾。

但誰規定裝飾就不能洗乾淨？誰允許臉長得對，就能放任後腦杓發霉？

那一晚我沒跟他回家，甚至沒走到第二杯。我告訴自己：「不是他不夠帥，是我鼻子的耐受度不夠。」

帥哥的免死金牌，並不是真的無敵，只是太多人甘願當審判臺下的視障陪審員。

我離開酒館那刻才發現——

與其說他是山豬味，不如說他是一個尚未完全烤熟的男人，外表焦香，內裡生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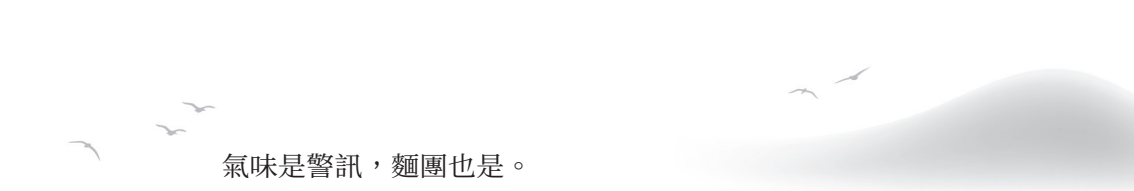
發酵是一門科學，也是一場人性的隱喻。

你不能太急，不能催促麵團長大，就像你不能催一個男人變得成熟。水溫一高，酵母死；環境一差，氣孔塌陷，內裡濕黏，成品不僅不美，還會活像一顆裝滿遺憾的水餃皮——抱著膨脹的幻想，咬下去卻全是空氣與未熟的麵筋味。

我曾試過發一顆饅頭麵團。那天氣候不穩，空氣濕得像一個情緒勒索成癮者。麵團開始發得不均，邊角積水，中心膨脹得像說謊者的良心，虛胖但不堅實，外皮一蒸就皺，活像那些你在交友軟體遇見的男人：自我介紹總是喜歡旅遊與閱讀，實際見面連《小王子》都沒讀過，對異國文化的理解僅限於拉麵、漫威和月亮蝦餅。

男子氣概在臺灣，是一種失敗的麵團。

被社會壓得扁平、內部過度拉扯，要嘛發不動，要嘛一膨脹就爆裂。你咬下去，嚼出來的不是筋性，而是勉強捏合的成見：男人要有車、有房、有事業，卻不用洗澡、不用療傷、不用表達情緒。然後就變成那些只會當酸民、崇拜 KOL、討厭公主病的人類。



氣味是警訊，麵團也是。

你一見到那種全身濕悶、頭髮潮油、開口就自爆「我媽說我很貼心」的男人，你就知道——這不是沒時間，是他整個人正處於低溫發酵的早期腐爛期。

我也見過另一種魯蛇。

一個自認是成熟歐巴的男子，愛喝黑咖啡、穿格紋西裝、在你面前強調他吃過哪家高級起司。但一靠近，就是一股冷藏櫃遺體的氣味：身體沒有餘溫，汗味被香水蓋住，卻壓不掉那種起司發酵失控的發霉臭。像一塊過期的布里乾酪，自以為高貴，卻被呼吸判了死刑。

還有一個男生，說要請我吃披薩。

我以為是木柴烤的那種，結果是冷凍加熱。他手上的披薩塊流著過多的油脂，咬下去像是嘴唇在不換外皮的沙發上滑行。那披薩太厚、太油、太急著取悅，每一口都像他講的笑話——多餘、黏膩、太用力。

我後來才懂，那不是食物的問題，是人味早已滲進作風。

這些男人，從來不願成為好麵團。他們只想趕快上桌，被端出去、被咬一口、被評分、被讚賞。殊不知，真正的麵團，是要耐著時間，經過反覆的摺疊與鬆弛，才會在咬下去的那一刻，讓人閉上眼睛，說一句：對，就是這個味。

你知道臭豆腐怎麼發的嗎？

它不是天然的酵母，也不是什麼工藝之光。它是靜置，是爛，是在看似無為中堆疊的細菌、時間與忍耐。當你走過夜市，聞到那股充滿暴力與愛慾的氣味，別嫌棄，那其實是一種極度誠實的

親密形式。

臭豆腐不說謊，它不遮掩。你聞得到它的底層——鹽水裡剩的菜渣、生物分解的痕跡、發酵到極限的坦白。它不會用香水、體面、品味來假裝自己是豆花。它爛得徹底，也活得徹底。

這才是我對親密的定義。

我受夠那些披著香水的半熟男體，受夠那些噴了止汗劑卻沒除腋毛的假體面，受夠在氣味與慾望之間，我總是被迫選一個放棄。

我想要的是一種坦承——像臭豆腐一樣，聞起來讓你猶豫，吃下去卻讓你感動。

我想起一個前任，他長得不怎樣，卻很乾淨。他會把浴室刷到沒有水垢，洗衣服都會加白醋去味。他知道耳後要擦，肚臍要清，連他的拖鞋都乾爽得像沙漠裡的風。他第一次親我之前，會問：「可以嗎？」那語氣像輕撫等待出爐的麵團。

那不是迷人，而是誠懇，是願意準備、願意等你醒、願意陪你從一團軟爛慢慢撐出筋骨的人。

你以為親密是甜的、香的、像奶油或蜂蜜。錯，親密是微酸的、發霉邊緣的，是一點點鹽、一點點臭、一點點你願意留下來陪它繼續變化的腐。像一塊發酵得剛好、有點破皮、有點彈性的歐包。

那些只靠外表撐起來的男人，像急著炸完就上桌的鹽酥雞：一冷就硬，一咬就碎，隔天剩渣滓一袋。你會想問自己：我為什麼昨天要吞下這些？

但一塊好麵包、一塊好臭豆腐，讓人隔天還會記得那口感。它們不完美，卻實在。



我們都不是好發的。

不是天氣不對，就是水加得太多。不是我不願靠近，是我們都還帶著生粉味，未殺青，揉不開，醒不了。

我不要王子，不要 Ig 濾鏡裡的乾淨帥哥。我要的，是一個懂得清理自己，也能陪我一起發酸、變黏、長菌，然後一起在時間裡，發酵出不嫌彼此的味道。

感官世界

〈我們都不是好發的〉是一篇麻辣夠味的作品，就像作者所用的臭豆腐比喻，閱讀開始像發酵中的生豆腐，有一些潮，有一些黴，一路醞釀作品氛圍；然後創作者開炸了，把愛情市場中的男性請下神桌，這群男人們是「我就曾與這樣一坨人類麵團見過面。」

形形色色麵團上桌，作者用氣味檢驗男人的基本結構，幾乎都是不良品。筆走龍蛇間，橫眉冷目是她的筆調，聲腔尖銳直白如解剖刀，譬喻生動活潑、文字鮮活。她多少有些大女人姿態，敘事中性別張力十足。評審劉克襄的文章評語：「刻薄、犀利的文字，不留情面，但是形容很精確。」這幾句話像一根針，刺破男性沙文主義的自滿氣球。

在本屆眾多陰性書寫作品中，本篇針砭了臺灣社會結構形塑下的男人們，從魯蛇到菁英光譜皆難逃一個女性好鼻師的嗅覺，「我們都不是好發的。不是天氣不對，就是水加得太多。不是我不願靠近，是我們都還帶著生粉味，未殺青，揉不開，醒不了。」然而，作者也不僅批判，她寫出了個人對情感伴侶的嚮往，以臭豆腐比喻，說明並非自身過於高潔，她所求是「一個懂得清理自己，也能陪我一起發酸、變黏、長菌」的男人，收束刀筆，給愛情留了活口，有一些些溫柔流淌如蜜。

